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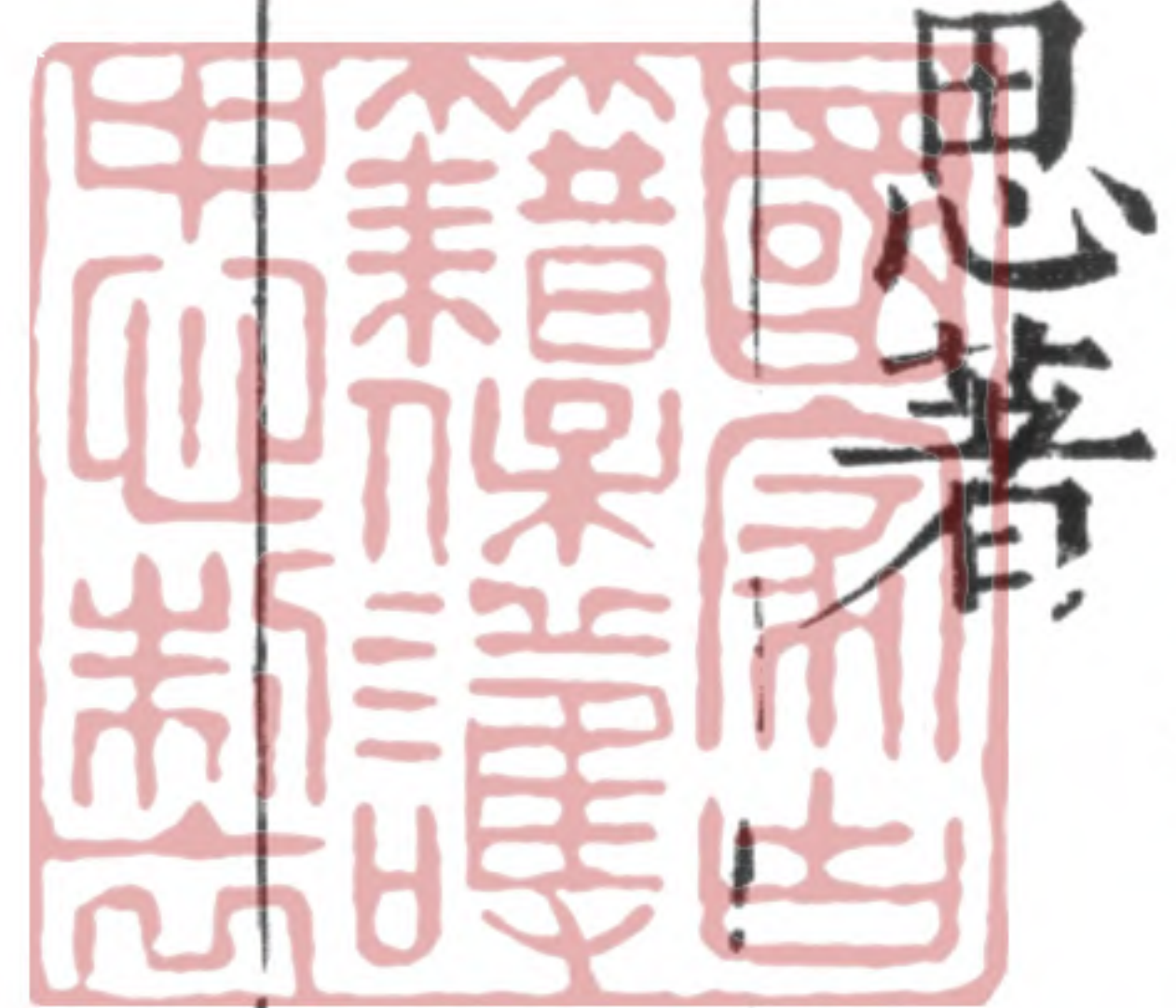


掖垣題稿下卷

吳郡顧九思著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河西失事不報情屬隱匿懇



賜議處併究始事之臣以振法紀事臣等待罪該

科本月十八日接有陝西巡按御史楊有仁
一本爲查叅邊方失事官員併議善後事宜

懇乞

聖明均賜議處以警將來以保邊鎮事奉

聖旨這虜賊輒入內地肆行擄掠該將領司道官防禦失策致有踈虞王鐵塊吳顯都着降一級戴罪管事立功萬世德既新任姑罰俸三箇月劉津等革了任巡按御史提問具奏馭虜事宜着督撫官用心處置兵部知道欽此臣等不勝駭異夫河西孤懸一線之路火抄等酋久成竊據延寧諸部糾衆西行一時人心洶洶已經督臣部具題奉有

明旨着總督鎮巡等用心處置臣意該鎮大小

諸臣矢心戮力共保疆圉以求無負于

成命也何乃賊衆萬餘恣行剽掠自西大通至平戎驛地方擄去土漢男婦一百一十七名口牛羊三千一百餘隻殺傷熟番五百餘人擄去牛羊一千餘隻田禾房屋蹂踐燒燬如履無人之境若按臣所言者所據查叅文武將吏

聖明處分已定臣等無容贅矣尤有不容默者若督臣部撫臣曹專制一方任大責

重視諸將吏又何如耶無論防禦失策致有此挫而遡其失事已經三月不爲不久矣搶擄人畜動以千百不爲不多矣迄於今若罔聞知者此曷故耶踈玩之罪猶可言也隱匿之罪不可言也臣等叅詳始而僉事萬

報稱達虜數千要往西寧旣而叅將王鐵塊報稱達虜撫逐出境竝無搶擄情由是其扶同欺隱惟利按臣之可欺耳幸按臣懷疑廉得其實有此一疏不知督撫諸臣亦爲將吏

所欺報稱撫逐出境耶抑知其事而謂零竊小寇不足聞于上耶按臣報於查訪之後二臣不能報於挫劫之初臣等不知所謂矣夫

威望素著

勞勛足稱臣等方幸其

相與有成邊疆可賴何敢過爲苛責使難展布第恐疆場多事之秋而踵于掩護之習九邊各塞倣效成風有繼西寧而失事者督撫不以告按臣不加察

朝廷之上奚以核功罪別懲勸耶人心一懈邊

事日非此臣等之所大懼也臣等爲二臣計
從實

奏報乞 恩寬釋可也不宜默默而已也若總
兵劉承嗣原以時望專闡衝邊任虜騎之充
斥乏師中之調度皆不容於無言者懇乞

聖斷或

敕部一併議處惟復念其勞苦酌以情法量加罰
治以責後效庶邊防知儆虜患可杜矣再照
自昔帝王設險守國未有不謹於華夷之辨

內外之防者河西外控番虜內鞏關陝屹然
一全鎮也自昔年俺荅迎佛假道內地一時
在事督撫諸臣不爲防微杜漸之計甘心燕
雀處堂之安委然聽之經由境內卒至遺種
戀牧漸次盤據今且呼朋引類舉套虜數十
萬衆悉歸之夷漢雜處莫可誰何該鎮之勢
隱然有不可言之禍延寇入室養虎貽患是
誰之咎哉天下事制之未形也易救之旣壞
也難此昔日始事之臣視今日失事之臣罪

百倍也此而不論何以昭法合無

敕部備查先年俺荅西行係督撫某某聽從假道釀禍養亂通行追論據法處治以爲人臣謀國不忠者之戒邊疆幸甚公論幸甚緣係河西失事不報情屬隱匿懇

賜議處併究始事之臣以振法紀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西寧地方失事該督撫官如何隱欺奏報稽

遲姑着罰俸三箇月用心處置虜情以圖後効先年虜酋西迎假道地方督撫等官苟且遷就以致部夷戀牧貽患兵部還查職名叅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本兵重寄會推在邇懇乞

聖明慎選持正之臣以清冒濫以保治安事竊惟大臣之道在持正而本兵大臣又有不容不正者何也本兵所司軍旅也所進退將臣也

軍旅之事係國安危而將臣之習最工鑽刺
邇年以來夤緣依附啖國削軍之徒冒濫邊
疆而號稱武勇者十無一焉卒然有事何以
應之識者懷隱憂久矣是故今之任本兵者
必其持正不阿挺然有不可撓之節使人望
之若泰山若喬嶽若中流砥柱莫敢干以私
夫然後倖竇可塞邊事可振若今致仕兵部
尚書張其才猷其勲望其器度非不表
表可稱足當本兵之任第其持之稍不定故

人得行其鑽刺之私而其流至於不可挽如
羅秀一廝養也先該臣等具題

請止陞級矣何未幾有衛堂之推盧一納級
也近該本部具題槩停推用矣何未幾有溫
處之轉諸如此類動招物議縱使無他誰則
信之臣等深爲惜也今去矣吏部
奉

旨會推必將疏名

上請矣臣等按故事會推本兵類取曉暢邊事者

而持正若所後焉不知通達有餘持正不足則奔競之成習猶今日也公論之沸騰猶今日也於時

皇上聞之寧復用之乎夫本兵居中制外邊塞之瞻望屬焉夷虜之觀聽屬焉非可數用而數易者往歲去一王矣今歲去一張矣繼之者不可又將去之矣更置無常用舍不一豈惟

朝廷之上輕之將邊塞輕之夷虜輕之矣此之關

係殆非眇小臣等又爲國事惜也故爲

國家計通達者宜去持正者不宜去爲本兵大臣計寧以持正去毋以通達去

國家以持正任本兵本兵以持正自任上下一心

宮府一體繁言不興頌聲交作豈不稱盛美哉今之爲本兵言者則曰非不欲持正也勢不能也臣等不以爲然方今

聖天子勵精明於上賢宰輔秉虛懷於下卽內監

中官斤斤好修未聞有專權擅政如昔者患
吾不持正耳所持果正其誰干之卽勢不能
所謂寧以持正去耳臣子事 君論

國是不論一身論職業不論利害而况大臣乎
故有爲不可持正之說者舛也臣等事關職
掌義切憂時不避忌諱有是狂瞽之說伏惟
聖斷俯察愚言思邦政之甚重念邊事之日非
被下吏部務令此番會推博稽精選無論內外無
拘年資先之以操持之堅定次之以邊務之

練達爲輿論所共愜者列其名請自

上裁旣得其人仍望

皇上推誠委用久任勿疑無間浮言無從中制使
膺是任者幡然而思曰

皇上之選擇而使我者以持正責我也公卿在事
諸臣推轂而薦我者以持正屬我也洗心滌
慮正已率屬所進所退一歸於正而中外大
小臣工莫敢奸乎其間趨競之風一洗邊疆
之事一新卽虜人聞之亦知有大司馬之重

而隱然虎豹之勢所以奠

國家於泰山之安者在是矣臣等不勝願望之

至緣係本兵重寄會推在邇懇乞

聖明慎選持正之臣以清冒濫以保治安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本兵員缺從公會推已有旨了盧 着革

去職任回籍員缺另推堂官去任姑免追究該

司官罰俸三箇月今後武職應該領敕行事的
照文職將履歷開寫明白不許朦朧將納級人
員推用該部還將納級見任的查寫來看兵部
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為敬循職掌條議河西禦虜事宜以贊

廟謨萬一事竊惟天下事至於大壞極敝未有
不奮然一更張之而可救其後者則今之河
西鎮是也該鎮孤懸天末而實番虜之要衝

關陝之屏翰自

世宗朝先臣楊一清楊博等先後經畧頗有端緒
乃款貢以來人情懈弛事機坐失住虜數十
種竊據其中流虜數十萬環擾其外餉薄兵
疲勢窮力弱如按臣之奏此地已與虜共之
所謂大壞極敝者非耶臣等職掌所關日夕
皇皇莫知所措數月以來廣諮博訪似有以
得其梗槩者除該鎮督撫按諸臣先後條奏
俱經部覆無庸贅陳及所議督行宣大諸鎮

革絕市賞一節臣等欲候扯酋嗣封另行題
請申飭外謹以所聞列爲五款用備

廟謨萬一之助如蒙乞

敕該部逐一議覆果於積弛可振敝壞可救懇乞

斷自

聖心奮然更張安此一方之地是卽所以存關陝
存

中國也臣等不任願望之至緣係敬循職掌條
議河西禦虜事宜以贊

廟謨萬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決戰今之邊事遼左以戰各鎮以撫戰者鋤其侵犯撫者嘉其欵誠一張一弛非

國家操縱之術乎河西向以撫矣然撫其常川住牧堅守盟約之夷可也今舉宣大山西延寧數枝以讐瓦刺之名而搶番以搶番之故而擾內地細縛官通大言恐嚇要挾賞市此

何景象而可言撫耶亦何以用其撫耶該鎮諸臣屢屢具疏市不可開賞不可許是其勢在戰不在撫明矣第

廟謨未示決戰之意諸臣不免首鼠之疑撫旣不能戰復不力忠勇之氣鑠事機之會失虜日驕我日挫是以和自愚也臣等竊謂各鎮自撫河西自戰昔日之河西宜撫今日之河西宜戰非可膠柱而鼓瑟者合無備行該鎮示以

卷下
三百五十五
朝廷至意自今以往無論住虜流虜但入內地
狂逞侵掠即便一意勦殺追逐出境無以開
釁爲嫌自懷疑二有逗遛不進違誤大計者
軍法昭昭不少寬貸夫虜雖犬羊其畏死猶
人耳以威臨之未有不知畏者而撫亦可固
也伏候

聖裁

一議將吏夫將吏之係於封疆重矣河西僻
處荒徼時復多事巧猾輩徃徃規避而闖葺
無能庸懦廢事者得以冒濫其間如肅州叅
將孟孝臣等烽火已及郊關猶云未聞消息
以若輩而望其衝鋒陷陣抗方張之虜何異
使童子執箠當猛虎耶故欲議戰必先議將
關陝古稱多才之地今何獨不然患不用耳
合無備行該鎮諸臣將大小將吏嚴加揀選
果其智勇兼資才畧有據照舊留任餘悉咨
部別用仍悉心咨訪無論本鎮別鎮見任廢
棄或宜某官或宜某地聞見果真不妨明白

卷下
咨部陸續除用該部仍加意品隲量地度才
務得干城熊羆之士任之不得少徇其情有
所趨避至於守巡兵備等官亦務極一時之
良萬一地不相宜一體咨部另用夫事以人
集功以斷成未有文武將吏兩得其人而兵
威不可振醜虜不可禦者也伏候

聖裁

一議兵餉夫有將無兵與無將同有兵無餉
與無兵同查得河西一鎮額設馬步兵九萬

有奇而今不及三之一矣強壯脫伍老弱僅
存孫吳爲將何以用之年來該鎮建議該部
題覆招兵募勇無慮數十上或議於莊浪或
議於西寧或議於肅州非不鑿鑿可聽迄於
今未聞有某處復增某兵者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豈該鎮果遂無人耶抑非兵之難餉之
難耶查得該鎮年例原自鮮薄近雖蒙

恩量增而無處不守無守不寡之時非破格一
處其何以濟今天下用兵遠左河西而已往

遼左以加餉請

皇上憫其勞苦增至十餘萬兩非不惜財也所重有甚於財也以故彼中將士感激思奮願爲國家死守然遼左虜在境外河西虜在腹中遼左患惟土蠻河西四面受敵遼左密邇

神京控告易達河西零丁萬里聲訊難通此其勢之難十倍遼矣救之今日數萬可爲救之他日百萬不足權輕重較利害可無深長慮乎合無會同戶部從長計議查照遼東事例

曲爲優處如大司農告匱難於取盈卽兵部馬價銀可給也在

國家不難于捐餉在該鎮自不難於捐軀如是而憂兵之不足募之不至者否也伏候

聖裁

一議卹番自漢武帝開酒泉張掖諸郡以斷匈奴右臂而虜以不逞今河西其地也北則虜南則番吾以一線之路橫亘其中使番人無交通北虜之虞中國坐受茶馬之利非謂

長策與款貢之後吾與北虜爲一容入內地縱其掠番虜之愚我則曰吾捨番耳不捨漢也吾之自愚亦曰彼捨番耳不捨漢也不幾年番且不支盡折而入於虜矣番與虜合是吾又增一虜矣凡有識者皆憂之而該鎮狃於款議莫可誰何尤失策之甚者合無備行該鎮示以番人卽吾人無論生熟皆我藩籬自今旣與虜戰卽便禁其掠番無容假道設或力不能禦亦須先期傳報令彼有備仍與夾擊邀其歸路訪得番衆受虜患深怨恨入骨徃徃有猛圖一逞者脫我因而用之則皆勁卒也一番耳庇之則爲我用而有唇齒之安棄之則爲虜用而有腹背之害利害相去迥若天淵奈之何不早爲計也伏候

聖裁

一議賞罰夫馭兵之要賞必信罰必果何可寬也然亦有與時而推移因地而變通者該鎮積弛久矣一旦有事戰伐苟遂以文法束

之責效旦夕臣知其不能也而欺蔽之弊且乘之矣謂宜自今議戰之後與之更始寬之歲月賞宜從重罰宜從輕上之而擣巢犁穴驅虜出境完我形勝可嘉也金章鐵券不斬焉次之而迎敵決戰追奔逐北壯我兵威可取也高爵異秩不斬焉又次之而堵截信地控扼險隘示我有備亦可錄也白金紫幣不斬焉而一切扒牆零竊之罪深文苛責之條悉與寬假使得展布聞先年閱邊之賞詳于

內地畧於荒徼目不見虜塵者人人霑恩澤而該鎮日與虜角卒寥寥焉彼中人情不無缺望似非激勸之術也合無備行該鎮使知朝廷今日破格優處革故鼎新至意微勞必錄小挫勿論期在成功不責近效自後閱邊之年責以大公之義酌量勞逸分別衝僻內地寧畧無偏近水樓臺荒徼寧詳毋令向隅悲泣至于

朝廷論功行賞及一切戰陣功級悉照遼左用

兵事例務加優厚以寓鼓舞如是而文武諸臣猶有隱匿誤事退避失策苟且目前蹙地辱國如前人者則國有三尺臣等參論不貸先該臣等追論當時失事之臣荷蒙

聖斷有追奪之令一時蓋有議臣苛刻者繼臣訪之該鎮邊牆原坐山上自撫臣侯 移入內地數十里以至天險之勢在虜不在我談者恨之則追奪奚過焉夫

國家之事莫重於邊防臣子之罪莫大於誤

國脫借長厚相戒不言則率爲誕漫而後可耳如

國事何臣等寧受刻薄之名無寧

國家有誤事之禍也伏候

聖裁

萬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戚系違例匿情妄肆陳乞懇祈

聖斷遵 前旨杜濫與以慎重名器事正月二十
 八日臣等在科接有原任錦衣衛帶俸指揮
 僉事已故姜泰男姜湖一本為比例陳情懇
 乞

天恩俯容承襲父職以廣

聖德事奉

聖旨兵部查例來看欽此所據姜湖稱姊姜氏蒙
 穆宗皇帝 敕封賢妃隆慶年間伊父姜泰歷授
 錦衣衛指揮僉事至萬曆七年病故要得比

例乞

恩承襲父職臣等看詳我

國家篤厚戚畹父以女貴蓋一時 寵錫之恩
 非世繼承襲之官也姜泰以 賢妃之父受
 官

先朝姜湖又以伊父之官乞 恩今日固已疑

其非制矣既而備查舊牘該湖先於萬曆十
 年八月間希圖父職已經具奏隨該兵部奉
 查姜泰陞授職級原無世襲字樣所比馬福

沈承憲准襲父職俱係一時特恩難以比
例覆奉

聖旨既與例不合罷欽此

明旨昭昭日光月皎湖曷爲又有是請也然

皇上不言無例命兵部查例是明示其不與之

意矣兵部前稱無例今安得有例將堅執其

不與之說矣臣等無庸言也至本月初七日

忽於本科又接有皇親錦衣衛指揮僉事

已故姜泰嫡長男姜潮妻趙氏稟帖爲豪惡

朋謀蠱陷懇恩准襲以正法紀俯霑

聖澤事內稱伊翁姜泰原生有長男伊夫姜潮潮

生長男伊子姜寧姜宸若姜湖係姜泰次子

心生奸計於萬曆九年誘潮襲職携銀百兩

前去會理不知朋陷何處迄今六年存亡無

跡將氏母子四人禁防深宅不容出門坑陷

百端苦極無門控訴惡恃豪強交結潘賓賄

鑽請託妄行奏襲等情據此則姜泰之子不

獨姜湖尚有嫡長姜潮父子在焉雖詳其情

節多屬含糊似難盡信而姜湖以次欺嫡以富凌貧居然可見矣以

國家之典制論卽潮爲嫡子恩不得以再濫也况湖又其次乎以姜氏之宗派論卽家有世官湖不得以獵受也况官以澤竭乎前有

明旨而隱之是爲罔 上家有倫次而匿之是爲

滅親此小人之無忌憚者而儼然欲濫衣冠

于

清明之世可乎不可乎夫人情何厭之有父而沾

恩子將藉口子而席寵孫復乞憐自非斬然拒之仍正其欺罔之罪將僥倖貪肆之徒紛紛倣效而名器濫觴冠裳狼籍有莫知底止者是不可不防其漸也錦衣護從 法駕傳宣號令爲

朝廷禁近之官縉紳所榮歲久法弛倖竇日啓廕襲者談笑而覓傳陞者沐猴而冠影名竄籍紆青拖紫虎皮羊質車載斗量風斯濫焉先儒有云君以爲貴而加于君子則人貴之

矣君以爲賤而加于小人則人賤之矣言名器之不可不重也姜湖市井銅臭妄意非分得非謂

上賤之與名器爲 國家礪世磨鈍之具一貴一賤關係世道良非淺尠此臣等所以有感而發也如蒙伏乞

聖斷堅執 前旨無待查例永杜濫施如念皇親後裔不忍以欺罔治罪亦望嚴加切責以戒將來仍

敕兵部自今有越例妄求希冀 恩澤者必恪遵典制據例執奏無容少徇用示公法庶

國無冒濫之恩人絕覬覦之念而名器日重治道端有賴矣緣係戚系違例匿情妄肆陳乞懇祈

聖斷遵 前旨杜濫與以慎重名器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奉

聖旨姜潮有無踪跡着該衛查訪明實來說姜潮所奏候查到之日定奪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謹

題爲京輔重城久患傾圮請乞早議修築以固要害以壯拱護事竊惟

國家北都燕京據天險之勢控馭胡虜而環以涿昌通霸諸州屹然稱肆輔焉若通州者南接會通河萬方玉帛九州貢賦輻輳而至譬人身之有咽喉爲飲食所由進氣脈所由通

最要害地也該州有新舊二城舊者傾圮已久人言籍籍咸以爲憂臣九思往歲起復赴京道經本州城下目擊其狀如虫啣斧鑿勢欲頽者比見知州張士奇顧而問之城何至是曰日久歲深也問議修否曰累經估勘內帑難於請發庫貯未敢輕動輒議而輒寢耳問費幾何曰約三四萬金足矣臣慨然有感於中旣謁朝

皇上不以臣駑劣置之兵垣則職掌所得言時與

諸臣謀之諮諏審慮未敢輕發數月來搜閱
舊牘追尋往事則

世宗朝庚戌之變虜自古北口一晝夜直抵該州
幾薄城下幸時城猶未壞而按臣王忬逆虜
必至疾馳固守倖爾瓦全論者謂當時城中
人心洶洶已有不可守之勢臣等至是愀然
相對而言曰殷監不遠僥倖難再尚可默默
不以上

請乎夫設險守國謀治者之所必先也築城鑿池
議守者之所最重也庶民之家有擔石之儲
則必固其廩庾謹其蓋藏厚其墻垣恐恐然
惟懼盜賊之來而後可保其有該州煙火稠
密財貨積聚三倉所貯幾四百萬商民私蓄
亦且無筭固寇盜所垂涎而禍患之首及者
方今

聖明在御威震遐荒胡越一家邊塵不聳誠不必
有意外之慮萬一釁孽潛滋疆場失戒卒然
有警金湯奚恃將百萬生靈公私蓄積付之

無可守而已乎天下事言于未然若爲過計
迨其不可救而言之則噬臍無及矣古昔帝
王有備無患寧先事而懼毋後事而悔良以
是也若所謂計處之難則又不足慮者何也
事在權輕重較利害而已惜四萬之資何如
保四百萬之積憚一時之費何如享千百年
之安况固要害障一方護

京國孰重孰輕孰利孰害所宜深長思者故臣
等謂是役也易舉者有二宜亟舉者亦有二
易舉者何查得每年漕運餘剩輕齎及草廠
子粒各不下幾萬兩自通州輸太倉爲濟邊
之用然該州內擁

京畿外薄夷虜非邊城之尤要者乎請於十四
年分量留幾萬於該州而三倉米多浥爛買
料召工可佐銀之所不足是費不煩於內請
其易一也又查得該州衛所額有官軍三千
每年二月遊擊一員領該衛及天津滄州軍
各一千赴邊修堡六月乃還請自興工之日

暫停遠赴與同在州餘軍卽於該州供役行糧悉照薊鎮頒給以寓鼓舞是工不勞於別募其易二也宜亟舉者何古者救荒之政興作居一及今歲凶計工而食嗷嗷待哺之徒胥轉而爲欣欣趨事之輩繕城濟飢兩利俱存是舉事之良構宜亟一也興大衆董大役要在得人節據薦剡及所覩聞知州張士奇者才守識幹可肩鉅任今不早圖後難其繼及是時委任責成是集事之要機宜亟二也

夫以該州之城關係甚重卽勢未易舉時可緩圖猶不宜愒焉不加之意况量時度勢又甚便易者乎臣等反覆思維懼燕雀處堂之患忘時拙舉羸之嫌輒敢陳其冒昧如蒙乞敕該部從長計議該州城垣果係重輔不宜任其坍塌相應作速修築具覆備行該管督撫按諸臣會官詳勘要見所需料價若干應否支用輕齎子粒在倉糧米或有別項錢糧可動所用工役若干應否取辦本州官軍附近班

軍及有別處人夫可募毋曰漕銀以濟邊也
計小費而忘重儲毋曰班軍以助薊也重肩
背而畧咽喉從實具報候

旨興工竣事之日効勞官員悉照邊城事例覈功
敘錄用示激勸庶一舉而崇墉鼎峙保障謹
嚴內鞏

神京盤石之固外杜遠人窺伺之萌萬邦之環
向而方來者亦改觀易視知有肆輔之重矣
緣係

京輔重城久患傾圮請乞早議修築以固要害
以壯拱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邊方司道未盡得人懇乞

聖明議處併定薦舉邊才事例以廣搜羅以固疆
圉事竊惟

國家威捷四夷沿邊省鎮統以督撫重臣環以
司道諸臣大小相維體統兼制爲萬世安攘
計至宏遠也顧以其任言之督撫重矣而司
道者或以兵備或以守巡畫地而居稱曰方
面無事欲其勵威飭武以消禍萌有事欲其
運籌決策以收全勝此其重豈在督撫下哉
故居是任者必文武兼資忠勇具備無愧於
邊才而後可苟非其人一方奚賴焉是不可
不亟爲議處者也臣等查得萬曆十一年該

吏科都給事中周邦傑等題爲懇乞

聖明慎簡邊吏以固南北邊圉事內稱大同等處
副使王學謨王一卿等皆非邊才請亟更置
隨該部覆奉

聖旨王一卿并王學謨都着革了職冠帶閑住李
承選致仕梁承學改調簡僻薦舉邊才依擬行
各該邊鎮有事地方見任司道官有不相應的
還着作速酌量更調欽此一時

聖明舉動遂使臣工易慮邊境改觀造福非淺淺

矣數年以來九邊四徼監司大吏非不濟濟
得人顧臣等訪之才堪司牧而邊事或非所
長外有虛名而實功絕無可紀闡茸不免廢
事怯懦或致玩寇者十之中不無一二焉除
聞見未真不敢苛論外其近而最確者得一
臣焉若薊州道兵備副使朱其心術其意
向非不欲奮然有爲也第學愧通方而軍旅
未閑才非應變而擔當尤歎履任二載問戰
守絕口不談專制一方論脩禦束手無策威
信不行於將士當局惟有周章幾權殊暗於
運籌臨事輒多畏縮兵威久矣不振後效終
無可期况該境密邇

神京關係頗重再令苟容恐滋他患此一臣者
所宜亟調腹裏地方以全器使者也其遠而
可據者得二臣焉去歲十月間該雲南撫鎮
官奏報蠻莫罕送孟養思氏諸夷殺緬乞降
獻象納款

朝廷嘉其義賜以冠帶畀以故土一時稱遠人

向化之盛矣乃不三月復奏有猛密宣撫思
化者擒罕送而有之逐其黨焚其廬絕無投
鼠忌器之嫌何辱國之甚也豈蕞爾小醜不
可制以威命乎查得收復三宣原任按察使
李 已有成效比副使陳 繼任統馭乖
方難復作矣又去歲三月該雲南撫鎮官奏
稱羅雄逆賊者繼榮聚兵稱亂已經王師一
鼓而滅

朝廷嘉其功陞俸給賞改土設流一時稱開拓

土疆之盛矣乃不數月復報有遺賊七人董
仲文者殺土舍而有之拘州官劫寨民致有
玉石俱焚之慘何釀禍之甚也豈蠢茲遺孽
不可杜於未亂乎查得羅雄初定其黨尚洵
洵不靖時叅政文 帶管防禦失策禍復煽
矣緣該省向缺按臣久虛論列今不議處何
以儆後此二臣者宜據事調處以示懲創者
也伏乞

皇上垂念疆場整飭邊吏且秋防伊邇積弛宜振

特

命吏部查照萬曆十一年

明旨將朱

卽時改調陳

文

一體處治併

咨行各邊徼督撫按諸臣備查所屬司道官員有原非邊才坐誤軍機者通行明白開部酌量調用無得狃于同事過爲優容自失奉公之義且非爲本官曲全計也再照旣事而別擇者末也先事而搜求者本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英豪輩出豈少文經武緯鷹揚虎臣之儔可奔走禦侮者哉蓋有之而不知抑知之而不薦耳往者

皇上有薦舉邊才之令兩京九卿科道官爭相推

轂各舉所知薦無遺才用有實效彬彬盛矣

然此一時曠典也臣等以爲聞見真切者莫若撫按諸臣而經久可行者莫若撫按具薦今者督撫按諸臣復命監司有司具有薦

疏第皆泛列其治行尤未表見其所長以故吏部推用頗費推敲間多詢訪終難的確竊

謂自今以後前項薦疏照常開列而就中廉
其有曾藏韜畧才堪駕馭或可爲萬里長城
或可肩一面鎖鑰雖或性氣未純總之邊疆
有賴者無論尊卑無拘名數請於疏尾再行
揭出名曰邊才第不得假借名色濫及庸流
以滋奔競吏部遇有邊方員缺查照參用仍
倣督學事例不妨與兵部堂上官虚心商確
務使地各稱其才人各究其用由是任之而
效則今日之有司卽他日方面也今日之方

面卽他日督撫也今日之督撫卽他日本兵
也又何至臨用乏材致厯我

皇上拊髀之思哉而干城在列緩急有備邊疆不
足憂胡虜不足滅矣臣等仰思

明旨俯竭愚衷事屬長便委可久行故敢陳其縷
縷如蒙乞

敕部覆併咨各邊腹督撫按官一體遵行永爲定
例用廣搜羅臣等不勝願望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川師辱

國損威醜夷稔惡犯順懇乞

聖明通行處治亟議誅勦以除兇殘以昭法紀事
臣等待罪該科于本月十八日接有巡撫四
川都御史徐元泰一本爲建捷報成在邇別
營違制損威叅治監軍該道委官併議殄除

稔惡以靖邊陲事又接得巡按四川監察御
史陳瑄一本爲將官輕率寡謀故違成議深
入賊巢致損威重謹查叅失事官員併乞再
敕撫鎮等官亟圖剿處以彰

國法以安邊圉事俱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叅詳二疏稍有異
同大都則該省征剿建越諸夷功已垂就有
夷膩乃者聲勢相連恐其助逆會議遣都司
李獻忠守備劉繼祖指揮尹從壽領兵三千

屯劄雷洞坪以防奔突而以兵備僉事鄭

監軍推官吳

贊畫期於按兵堅守相

機進攻乃李獻忠等誤聽總旗胡祿之言違背節制移兵深入胡祿先被射死全軍俱在圍陷臣等不勝驚駭不勝痛恨夫該省興兵動衆所汲汲焉願得而甘心者在建夷非贓夷也以全師臨建越以一旅屯洞坪不過樹犄角之勢以伐唇齒之謀耳卽贓賊當誅亦待建越竣事然後徐議夾攻此當時成謀也

而急于貪功敢于違制深入虎穴坐受其敗罪可勝誅耶三千之衆無論土漢皆

朝廷赤子駕言漫散多死鋒鏑殃民辱

國莫此爲甚據稱總旗胡祿受欺夷裸其他將吏果安在耶獨未聞軍門令耶曰監軍曰贊畫果何爲者胡祿一人何得自專抑亦利其死而諉之罪耳所據李獻忠劉繼祖尹從壽等生死難料卽幸未死難辭重辟而鄭

吳庸劣寡謀制禦失策罪難從輕若吳

始事倡議臨期失律是又罪之魁也雖
經撫按叅論恐猶未盡厥辜又查得疏內原
有成都府同知俞 協同贊畫馬湖府同知
彭 分頭料理指揮呂崇舟領兵木瓜叅論
獨遺不無掛漏相應一體查覈若撫臣徐
專制一方總兵李 身爲主帥俱有重

大之任而委用失當節制欠嚴皆有不得辭
其責者但 受任以來不避艱險累夷大
難松茂叛番悉平建越諸夷旋定過不勝功

瑜可掩瑕臣等不宜苛責以隳任事之志而
應祥統兵建越勢難遙制亦自有辭似應量
罰以示懲創再照贓賊在昔日有不治之理
在今日則不赦之罪在昔日有自新之路在
今日則自作之孽有殺無縱有進無退固事
勢所必然者第恐在事諸臣過自沮喪輒就
隳頽或鑒前轍而觀望不前或事虛文而苟
且塞責致使兵氣不壯

國威再損豈惟無以懲兇惡昭法紀而全蜀諸

夷鮮不相率而效尤者所係非渺小也惟斷
乃成因敗爲功非鎮撫責乎如蒙乞

敕該部議覆分別處治查覈備行該省撫臣會同
鎮臣痛自懲艾一意征勦精選謀勇將吏調
集夷漢精兵熟慮周詳相機致討務期殄滅
以功補過若鄭 吳 諸臣果可責效

桑榆姑令戴罪殺賊如其不然豈容再誤仍
咨行巡按御史備查原領土漢兵三千損失
奔回各若干人數從實具報酌量議處其將

官李獻忠等如未被殺據律議罪僉事鄭
等相應作何處治同知俞 等應否失事
數內逐一具

奏候

旨定奪如有別情不妨覆 請庶

國法昭而將吏知儆

天威震而安攘可圖矣緣係川師辱 國損威醜

夷稔惡犯順懇乞

聖明通行處治亟議誅剿以除兇殘以昭法紀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虜款雖堅邊事宜飭懇乞

聖明議處大帥保愛疲卒以壯威勢以固疆場事
竊惟 國家所恃爲千萬年之安者不在戎
狄之不侵而在自治之能固自治固則國勢

尊狄我順也我得以恩懷之狄我叛也我得
以威制之其權在我不在彼也若曰虜已款
塞矣邊境可無患矣偷安肆志將惰兵弛卒
然有故何以應之是不可不爲之慮也頃者
捨會嗣封稽首疆外感恩慕義恭順有加說
者便謂邊疆寧靜可保數十年無事然臣等
迂腐之見則有一喜一懼者焉何懼也懼其
知有燕雀之安而不知有桑土之徹也連日
思惟竊以爲圖自治莫若擇將吏擇將吏莫

若先大帥今

聖明在御拊髀頗牧九邊主將誠多忠勇干城之輩而中亦有快意晏安甘心玩愒坐擁全鎮空糜厚餉以交結趨競爲上策以練習戰守爲彌文壓飽于富貴盈滿于功名而邊事之陵遲則日就於敝而不自知者疆場奚賴焉請舉一二言之如鎮守薊永總兵張者據其壯齡若有敢戰虛名也而實以家丁冒功在古北口則以失事敗在寧夏則以黷貨去亂以該鎮爲

今者年向衰頹事多首鼠遇警倉皇幾成變亂以該鎮爲國家肩背屬夷環繞伺隙乘釁可使晏然卧治乎是宜改調以全器使者也鎮守保定總兵陶者跡其生平罕有勲名自見也而悉以夤緣得志調曹家寨未任隨轉馬蘭任馬蘭峪未幾隨陞保鎮今者安處善地一籌莫展冰山旣頹蝨負如故以該鎮爲國家門戶三關四輔控險扼要可使儼然非據

乎是宜酌處以抑倖位者也他若建牙父母
之邦者雖稱世將而輒縱其宗族親黨暴橫
鄉里似非所以保其終也議者謂宜有更調
之舉仗鉞瀕海之區者雖無顯過而時走其
兼金文綺結納權要似非所以責其廉也議
者謂宜有杜塞之端若此者轉移甚微關係
甚重在我

皇上主持而議處之耳誠一處之則大將得人而
偏裨以下有不洗心滌慮改絃易轍者否也

此提綱挈領之義爲今日所最急也然又有
說焉國以擇將爲先將以恤軍爲要蓋將者
三軍之命而軍者又將之所恃以爲用也古
昔名將與士卒同甘苦至吮其疽何爲者結
其心而後可用其命耳今之將吏徃徃謂虜
且議欵無所事兵悍者養之日至于驕而有
尾大之勢弱者剝之日至于疲而有骨立之
苦月糧幾何或剋充撫賞之用草料有限悉
扣補椿棚之資修築繁興亦旣勞矣而責以

採皮張採果物千里赴班亦云苦矣而加以
剋行糧剋鹽糧養廉有地可聽人之佃而收
其入也乃計軍而責之耕日以胼手胝足之
事苦之何窮人之力以肥已乎柴薪有銀可
取之宮中而自足也乃驅軍而出邊外日以
樵柴燒炭之役督之何盡地之利以困人乎
諸如此類習爲通弊牢不可破士卒安得不
逃亡行伍安得不空虛也臣等每閱各邊鎮
歲報軍伍數目輒掩卷三嘆息焉夫

國家承平日久尺籍宜倍而同視原額多不及
半此何以故且東虜三衛地方與東西板升
之類千萬爲徒聚而耕牧皆我黔首甘爲虜
用彼何樂于去其鄉土哉實將吏爲之毆耳
借寇兵賚盜糧及今不處靡有孑遺一旦邊
疆有事縱多良將誰與披堅執銳從事邊鄙
乎故選將愛兵相湏爲用實今日自治良策
也臣等職掌所關不避忌諱陳其縷縷如蒙

卷下
三十九
敕該部逐一議覆乘邊事一更之初且秋防緊要
之日先將各邊大將斟酌分別應改調者調
用應量處者處置務使人與地宜才與誠合
隱然可當萬里長城之寄者焉仍通行各督
撫鎮官約束將領嚴立法制共遵

德意培養士卒一切繁苛刻剝之事痛行蠲革其
有踵習舊套肥已病軍者聽諸臣與按臣據
實叅奏從重處治該部仍據歲報尺籍視其
增耗而殿最之用示激勸之義庶幾教令一

新積弛可振且內夏外夷知

國家納款受降之後亦爲選將厲兵之圖威勢
旣壯款貢亦久而疆場之固真有千萬年之
安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緣係虜款雖堅邊
事宜飭懇乞

聖明議處大帥保愛疲卒以壯威勢以固疆場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勲鎮違

制玩

旨再肆陳瀆懇乞

聖斷重加罰治以昭法紀以明分義事臣等待罪
該科於本月十三日接有鎮守雲南總兵官
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揭帖一本爲再乞
天恩俯賜設立中軍官員以固邦本以彌邊患以

消隱憂事臣等不勝駭嘆竊惟治安之道法
祖爲要臣子之義奉命爲公詩曰率由舊章不愆
不忘言

祖制之不可違也書曰惟聖時憲惟臣欽若言
君命之不可玩也我

國家法

祖爲治

聖聖相承守而勿失無敢以辯言亂舊政者而
君令臣共兢兢恐後誰敢越志自干

憲典查得萬曆十三年沐昌祚一本爲比例請設
坐營中軍官員以重軍威以安邊徼事隨該
部覆奉有

聖旨是該鎮原未設有中軍官沐昌祚着遵

祖制奉敕行事不必紛更欽此夫該鎮原無坐營
之官而昌祚有此非分之請然

皇上不卽聲其罪而但示以遵

祖制杜紛更

聖德寬洪天覆地載爲昌祚者宜其曉然悟凜然

懼大悔其前日之非而感

恩認罪之不遑矣奈何又有此奏耶

成命方新瀆 奏再上若將謂

祖制可違

明旨可抗而坐營中軍不可不設者何其果於自
用而敢于慢

令也臣等請以

祖制言之我

太祖平定天下大封功臣而獨於先臣沐英封之

滇南隆以總兵之任授以世繼之權殊恩異
數無所不至豈獨靳此一中軍哉亦豈其制
有所遺哉蓋必有不可予者存焉而沐氏祖
先相繼二百餘年中間地方亦多變故未聞
其以中軍請亦未聞以少中軍之官而誤軍
機損威重者我

祖宗之神謨遠慮可鑑也以二百餘年未有之事
請自今日且至於再上不知有

國家之成憲下不知有祖先之家法昌祚果何
心哉細詳其疏不過曰新附諸夷歸志未堅
招募勇兵常懷跋扈欲借中軍一員壯勇一
千以資禦備而已夫該省變故以來置將募
兵不爲不多轉餉饋粟不爲不苦昌祚不求
所以節縮之方安靜之術無故而添將一員
增兵千人廩糧賞賚所費不貲是先以自擾
而何變之能圖且據稱地方有事傳宣號令
調集土司暫於六衛之中取用中軍一員事
畢還衛業有往例而必欲紛紛建置此何爲

者附夷悍兵變態叵測在操縱駕馭之間而不在中軍之設與不設也若其比照各鎮總兵事例尤屬矛盾夫各鎮朝更夕代而該鎮則有世及之尊各鎮摧鋒陷陣而該鎮則惟彈壓之責藉令比例其能以統袴之子尊貴之軀而與千人者獨當一隊冒矢石犯鋒鏑而不顧乎臣知其不能也而何必以中軍自私也此官一設事端漸開卽昌祚小心畏義鎮靜無譁而門客廢置之徒卽此爲生事之漸內欺軍衛外擾土司未能有造於地方而實爲禍之階矣且非昌祚福也是請之萬萬不可許無疑也

前旨昭昭煥如日星嚴如霜雪臣何庸贅第其違旨瀆奏事屬抗拒無人臣禮此而不加重治恐無以尊

王命勵臣節所關於治體非小小也臣等職掌所關義當參論參照得鎮守雲南總兵官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養庸才斗筲小器享

世恩而報稱未能專爲妄自尊大之計握重
權而運籌無策惟事虛張聲勢之圖中軍原
非

祖制輒爾謬意更張非分何可妄干敢於抗

旨求勝恣肆要求一再陳瀆實同方命圯族之流
畢露長傲遂非之態臣子分義安存

國家紀法難逭伏乞

聖明特賜

宸斷重加罰治不少寬貸併發

天語懲創責以安分守義自今而後一應事體軍
情必須會同撫按從長計議會本具

奏無得輒以私情聒擾

天聽自取罪責仍

敕下該部咨行該省撫按官查訪該鎮衙門一種
撥置用奸之徒悉繩以法用戒後來庶紛更
杜而畫一之治自隆分守定而臣子之義大
明矣臣等不任願望之至緣係勲鎮違

制抗

旨再肆陳瀆懇乞

聖斷重加罰治以昭法紀以明分義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奉

旨看詳事臣等本月十四日待罪本科接有河南

道監察御史傅一本爲邊境寧謐虜情

叵測謹陳御將之畧以備採用事奉

聖旨戚繼光曾經科道官交章論劾這本內如何
又荐他該科看了來說欽此臣等奉

旨看詳御史傅所奏大都謂邊事可慮用人

宜寬故有將途當廣將體當存將權當重將
過當量之說而又薦及戚繼光張臣郭堅三
臣以備採用內原任總理練兵總兵官戚繼
光先年曾經科道諸臣交章論劾荷蒙

宸斷與衆共棄者以故

聖心不能無疑着臣等看了來說此

皇上天地日月至公至明不欲輕用一人亦不輕棄一人而以公論責之科臣也臣等敢不祇承

德意虛心詳議看得原任總兵官今回衛戚繼光者起家世弁負有才名昔年提兵閩省殺戮倭奴委有功勞爲時譽所推繼轉薊鎮操練兵馬修築牆臺亦不可謂之無功第其恃才

任氣挾數用術至託足故相之門恣爲鷹犬之勢驕淫矜誇放僻邪侈濫請糧餉用若沙泥凌鑠縉紳視如奴隸使士類喪氣不敢言而敢怒者殆數年而至于擅離信地奔走權要尤彰彰在人耳目者故一時科道諸臣若張希臯楊四知等交章論劾歷數其事荷蒙聖鑒從諫如流遷之粵東尋令回衛亦數載于茲矣御史傅 奏內欲起之廢棄之中不必責其廉介之節意者曾奉

命巡關習見南兵日驕將有跋扈之勢而繼光久
在薊門可資彈壓之力蓋使過之權宜而亦
衆惡之必察也臣等反覆看詳再三品隲戚
繼光者年力近衰富貴已極久不容于公議
似難用於

清朝在 憐才之念使貪之說誠非書生尋行
數墨之見而

聖明在上勵精圖治垂意疆場選擇將帥精鑑朗
識有超出臣工萬萬者臣等亦不敢雷同附

和而謂繼光之果可用也臣等職掌所關仰
承

清問不敢不罄其愚伏祈

聖明裁奪臣等不任悚慄之至緣係奉

旨看詳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傳 薦舉不當姑罰俸二箇月今後除督

撫巡按等官復命舉薦外科道官非係奉

旨會薦不許紛紛薦舉徇私市恩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撫臣舉事失宜營軍鼓亂非法懇

敕部議酌量處治以昭

國紀以懲積玩事臣等待罪該科接有撫治鄖

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揭帖

一本爲營軍偶激譟呼旋即撫定查叅誤事

官屬以振法紀事內開萬曆十五年十月初

四日鄖陽衛軍衆因見鄖陽府知府沈准

有府縣兩學生員胡東昭等呈要將叅將衙

門改造府縣儒學及以縣學改屠叅將申詳

副使丁轉詳巡撫批允比該府不量新

叅將屈任急行改拆一時軍情忿激譟呼將

首議數生住屋併爲毀拆法紀蕩然隨將丁

沈及管操指揮杜應鳴守備王鳴鶴

及生員胡東昭等叅論要得分別處治等情

臣等再三看詳且駭且忿駭者何駭夫輕舉

妄動而上無道揆也忿者何忿夫越志亂紀

而下無法守也撫臣罪各官罪諸生而不自聲其罪與軍人之罪此臣之惑滋甚而不能無議也請備言之

國家於文武並重也修建學宮誠有司事而堪輿之說果足盡信者耶參將衙門相仍日久一旦奪而有之果愜輿情者耶白面書生罕識事體輕舉寡謀乃其故態顧聽信者誰與申詳者誰與而批允者又誰與一興一廢事干重大即使宜舉請

命於朝可也以此易彼必在彼無失其所人情歡然而後動可也不爲堂堂正大之舉而爲煦煦掩襲之謀乖人情激衆怒鼓譟四起生舍丘墟此其咎獨在各官哉撫臣身居鎮城事由專制輕信啓釁謀始失策不得辭其責矣如之何可無議也而至於軍人之罪又不容不議者何也夫

國家所以統馭宇內軌衆齊物使其萃而不渙順而無逆者恃此三尺法而已承平日久法

紀漸弛驕兵悍卒小不如意奮臂而呼操戈而起習以成風視若兒戲自浙兵變亂以來則然矣今歲薊鎮粵西兩見 奏報荷蒙

聖斷據法處分猶然無忌乃有白晝大都之中敢行稱亂毀垣墉壞居室如今日者尚謂

國有法哉該鎮營兵多本衛尺籍之衆有井里室家之安非邊方應募非邊戍窮愁歲饗餉哺世受參養無能投石超距報

國厚恩而一旦爲衙門細故鼓衆煽亂滅法壞

紀上不知

朝廷下不畏官府此其罪可與薊粵同科者哉

且今幸事由各官耳脫請而後改 命自

上裁亦將負固不服自速斧鉞乎否也又幸而地方無事耳脫有變故遣將調兵或強之以所不樂拂之以所不堪亦將倒戈相向敢於違命而不顧乎否也此而不問臣恐其流之弊必至弁髦

國法疾視長上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者矣夫

治河者必峻其防今狂瀾既倒防幾潰矣御
馬者必嚴其勒馬脫其銜四牡橫奔非操勒
何以治之法者河之防馬之勒也何可一日
廢也臣等職掌所關不敢爲撫臣掩護亦不
敢爲軍人姑息如蒙乞

敕該部逐一議擬分別上

請除所論道府守備指揮等官及生員等相應處
治外撫臣李 舉事欠慎啓釁有由合行量
罰俾知策勵至於營軍一千人衆仍責本官

細加體訪酌量情罪安靜無譁偶因脅從者
情可原也姑從寬貸咸與維新中有首事倡
亂之徒處以軍法無容漏網用儆將來叅將
米萬春果係未經到任原不知情亦須責其
統率兵衆相安無事以報

國恩及疏外尚有未盡別情通應覆 奏候

旨定奪庶 主威振國紀昭所以懲積玩保治安
者端在是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緣係撫臣
舉事失宜營軍鼓亂非法懇

敕該部酌量處治以昭

國紀以懲積玩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十月三十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貴戚 恩寵過濫輿情未協懇乞

聖明酌禮制杜盈溢以光昭 令德事竊惟

國家之厚貴戚也以恩而其用恩也有制惟以

恩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惟有制故貴
不至於驕富不至於侈使得以常有其恩而
人莫議其後此其爲保全戚畹之道也臣等
待罪該科于本月初六日見兵部捧接

聖旨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承憲陞都督同知
左所帶俸百戶許成宛平縣民常江俱陞正
千戶兵部知道欽此臣等一時先自驚疑旣
而聞道路籍籍人言訾訾雖販夫走卒輒相
嘆曰鄭

皇親恩寵過矣富貴極矣尚可復加乎臣等事
關職掌旁察輿情脫避忌諱不爲我

皇上一言之是不忠也我

祖宗成憲加恩外戚雖隆于

皇太后

皇后之家而中間品節亦自有制若

皇貴妃則有間矣

皇貴妃所生皇子又有間矣無暇遠引試舉

近代言之當

世宗朝我

皇祖之篤生于

孝恪皇太后也

皇親杜繼宗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迨

穆宗朝我

皇上之篤生于

慈聖皇太后也

皇親李偉官至都督同知

皇祖與我

皇上皆以元子之尊繼世而有天下者也以天下之故而隆于所生故又推生我之恩而隆其所自禮制人情允愜無議今

皇貴妃雖尊所生者

皇子也以生 皇子而其父得爲都督同知則生有元子者其父之官何以別乎將亦與以都督同知乎則上下無章親親無別非所以示天下本也將進而上之乎則

先朝之加恩二姓者其官如是不可得而過也不特此也我

皇上春秋鼎盛椒寢正繁設繼此而有誕生

皇子者將盡官其父以都督同知乎抑

皇貴妃而又誕生 皇子也又何以與承憲乎

夫情有獨隆恩有獨至而所以制之者禮禮者別嫌明微辨上下定民志非可以意而輕重者也以意輕重則紊名實亂等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承憲一白丁耳一旦官居極品爵至崇階非有詩書禮義之訓以養其心非

有端人正士之交以閑其習彼卽肆然以爲尊寵無二而無藉生事之徒叢聚而羽翼之狎恩恃愛席寵怙勢何所不至此豈

國家福亦豈承憲福哉一二年來輦轂之下街巷之間望風而避蹙額而憂至勲臣之貴任其凌虐含冤飲恨莫敢誰何此其漸不可長

皇上不稍爲裁抑又從而附益之亦何怪乎道路之誼騰而輿情之未協也大都人心至公不

可欺而

王者奉天無私一官一爵必合人心而後可記云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夫爵賞人主之操柄惟意所適奚爲不可而必曰與衆共者何哉蓋爵之而當是公好也是天下之所共予也故爵一人而千萬人喜一或不當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雖刀鋸鼎鑊不能奪矣今日承憲之官果與衆共之者乎去年承憲妄求恤典皇上特恩給以墳價五千兩人情扼腕迄今不平

然不過爲

皇上惜財也一品之官視銀兩之賜又何如書曰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傳曰惟名與器
不可假人臣恐天下謂

皇上以官私承憲而名器日濫也

皇上明聖一舉一動爲天下觀瞻後人法守必以
義制命必以理御情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而後家法正皇極準不然
萬世之下 聖子神孫恐有尤而效之者開

濫觴之端啓凌逼之漸釀無窮之患

皇上何樂于有此乎况過取必造物所忌而非分
則衆所不與滿而招損盈而必溢

皇上寵異承憲宜持其盈戒其滿不宜重其多取
之咎而貽以非分之懼也臣等犬馬耿耿之
衷昧死抗疏不特爲 國家計而亦爲鄭氏
計伏願

聖明深思遠慮知加恩一人若不足惜而關于
國家之典制則甚大都督一官若不足靳而係

于後嗣之儀刑則甚重勿以
 成命為難變勿以任情為無傷番然改圖免賜加
 級如或以 皇子大慶情不容已則優之金
 帛可矣官爵不必加也無已則加之一級足
 矣同知不必授也仍望再

賜天語曉諭承憲一家 朝廷爵祿非可躡致
 祖宗法紀非可妄干闔門養福識幾守分以安知
 止知足之義而副 國家愛惜保全之恩庶
 皇上一舉動之間公平正大不以私恩掩大義不

以曲愛傷

國體倫禮正典制明上悅天心下孚民志

令德光昭歡聲載道即萬世稱

聖主矣臣等不任悚慄之至緣係貴戚恩寵過濫
 輿情未協懇乞

聖明酌禮制杜盈溢以光昭 令德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十月

日奉

聖旨來下

太僕寺少卿臣顧九思謹

奏爲水土不調病勢轉劇比例陳情乞

恩改南以便調理以全器使事臣直隸蘇州府長
洲縣人由隆慶五年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
豐城縣知縣行取授戶科給事中歷禮兵都
給事中陞今職一介草茅濫叨卿貳趨踰

禁近之地瞻依

日月之光寵榮逾分適遇非凡况重北而薄南者

人之情也臣雖至愚何敢舍人所重取人所
薄一旦欲離

君父而遠

黼屨哉奈病在膏肓情實苦楚不得不哀鳴乞
恩者切惟天地之風氣南北異宜人身之稟氣強
弱異質北方風氣剛勁惟強壯者無恐而臣
南人也臣之稟氣又至弱也少而失怙長而
多病繼叨科第矢志捐軀疲命于衝途之繁
劇憂思于兵事之徬徨齒過五旬體隨衰弱

侵淫風氣遂成火症火爍則腎水日消水消則精神日耗數月以來一變而爲痰喘再變而爲怔忡飲食罕進朝夕呻吟累迎太醫院醫士陳王診脉用藥罔效且云水土不服痊可難期臣之職業在出納本寺銀兩關係頗重每一疾發則註籍者連旬每一註籍則聽候者環聚旣廢職業瘵曠難辭脫有疎虞咎將誰諉是臣之一身不足惜而失職僨事之罪則不可不深長慮也因思南都爲

國家根本之地風氣稍和臣籍相去不過數百里而近水土相通調理亦便倘臣不卽就斃自可隨地效忠查得先年太常寺少卿陳亦以水土不調請乞改南荷蒙

許允臣之事體實與相同伏乞

皇上念臣苦情亮臣無他

敕下吏部查照前例准臣改南是臣之一身自頂至踵皆

皇上再生而感

恩圖報之思在南猶在北耳臣不任哀懇籲望
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十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南京太常寺少卿今陞通政使司右通政臣

顧九思謹

奏爲家報傷心病危計窮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全一家性命事臣於萬曆

十六年以太僕寺少卿爲六土不調病勢轉

劇乞

恩改南荷蒙

俞允至萬曆十八年補南京太常寺少卿臣自原

籍抵任南都和暖寺職清閒調理二年病體

平復方幸再生今於本年二月接邸報該吏

部一本爲缺官事奉

聖旨顧九思行取通政使司右通政臣本庸劣遭

逢

明聖昔也憐其有病而改之南今也察其可用而轉之北

洪恩大造卽父母之于愛子不是過矣臣感激踴躍擬卽星馳就道安心供職以圖補報豈福過災生神降之殃數日之中家報疊至臣子兆禎病死子婦孫氏又死不勝驚嘆然生死屬大數子婦係私情孰與

君命之爲重爵祿之爲榮而輒欲便其私圖但臣今日所處則尤有甚焉者臣妻 敕封孺人

黃氏久死臣念糟糠不忍再娶貽有二子長生員兆禎次舉人有禎臣又有繼母 敕封太孺人馬氏年七十有五衰老多病難迎任所託臣二子代養今長子已死次子應試燕京止存孤孫年僅十齡一老一幼徬徨無倚晝夜啼哭其望臣之歸以日爲歲臣聞斯言五內如裂嘔血數升舊病頓發形神盡脫誠不知稅駕之所縱使臣幸不死而煢煢老母携之赴任不能棄之在家不能進退維谷方

寸俱亂卽智者不能爲臣謀是

皇上雖不忍棄臣而臣之不能效忠於

皇上則天固已斬之矣李密陳情時主感動溫嶠

絕裾史冊貽譏

皇上仁聖好生必不忍臣之一家老幼顛沛流離
而不能全性命於

明盛之世也情實迫切昧死乞伏惟

皇上念臣萬不得已之情

敕下吏部議覆容臣回籍調護保全一家共戴





原件短缺

P162以后缺

